



# 故宫宝藏“牛望月”瓷器背后的秘密

古代瓷器纹样寓意多吉祥富贵，其内容无外乎云龙鱼虫、芙蓉牡丹、菊莲萱草、龟鹤仙人等，而将“牛望月”印刻在官窑贵重器皿上(民间普通瓷器尚未发现此纹)显得十分罕见。由于可以与之对照的文献极少，学界迄今对此纹样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。

## 犀牛望月应为吉祥图案

但近年考古发掘成果披露，在北宋时期墓葬里也发现了牛喘月纹铜镜，说明牛喘月纹早在宋金战争以前就在中原出现。此外，与金对峙的南宋地域内也出土了“吴牛喘月”纹铜镜以及瓷器。而宋金时期的钱币、玉器、铜香炉等器物上也发现了这种纹样，说明这是宋金生活中一种流行的装饰。

安徽阜阳文博专家杨玉彬研究认为，吴牛喘月的典故自唐代以来就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，李白就有“六月南风吹白沙，吴牛喘月气成霞”。两宋诗人也极喜爱这个意象，如“晚晴蒸润剧，喘月见吴牛”(梅尧臣)，“月如此好吴牛喘”(方岳)，“怀古杳然老泪流，依稀见月喘吴牛”(仇远)等等。因此，杨玉彬推测两宋工匠将此流行题材运用于装饰并非有所隐喻，仅仅是迎合世俗审美。

杨玉彬表示，金朝尊儒尚文，从政治制度到文化建设全面“汉化”，器物纹样也继承宋以来的传统。而官方直接参与吴牛喘月纹铜镜的制作，也是其“深度汉化”的体现。

其实，在定窑瓷器和金朝铜镜上牛望月纹被视作“吴牛喘月”之前，考古界一直认为这个纹样来源于“犀牛望月”的传说。

南方民间有传说，一位与牛相依为命的姑娘被恶人看上，牛让姑娘乘牛角飞入月宫避祸。从此，牛失去一角，变成犀牛，总是抬头望月思念故主。也有一说称，犀牛为天上神将，被天帝不喜，贬入凡间，从此常在凡间望月思念天宫生活。

其实犀牛角的横截面，为形似月亮的同心圆，古人就以为是犀牛采收月亮精华变成这样。先秦文豪、与老子同时期的道教祖师尹喜曾记载，犀牛望月，“月形入角，特因识生，始有月形，而彼真月，初不在角，胸中之天地万物亦然。”犀牛望月又被引申为执着之心。

深圳博物馆研究员郭学雷研究认为，宋金时期日常器物上的犀牛望月纹样经常与象征吉祥、财富的杂宝图案或者文字组合出现，说明此纹样应与当时社会流行的祈求长寿、福禄、科举等愿望有关。

郭学雷发现宋文献有“坤牛望月”相关记载，这个“坤牛”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“犀牛”或者“吴牛”。据载坤牛为吉兆，上能通天，下能分水，“科举梦此子丑联捷，征伐梦此水战大胜，出行梦此遇险得济，疾病梦此服药必痊，商贾梦此涉江泛海必获珍宝之奇货。”

“这一吉祥图案，几乎包含了宋金时期人们对科举、征战、出行、健康、经商等所有的美好期许。这就是为何宋金‘犀牛望月’题材流行的真实原因所在。”郭学雷说。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



南宋犀牛望月杂宝纹香炉。



定窑吴牛喘月碟。台北故宫藏



耀州窑吴牛喘月纹碗。故宫博物院藏

牛  
知识盲盒

“在故宫的皇室历代瓷器收藏中，有一种独特纹样以月亮和牛羊动物为主。在这类纹样中，总有一头牛孤独回望天上星月。”

## 吴牛喘月背后的历史隐喻

目前，两岸故宫都将这种独特的定窑瓷器纹样命名为“吴牛喘月”。吴牛喘月是个历史悠久的民间传说。据南朝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江淮一代多水牛，南方夏日炎热，而这种牛极畏热，以至于晚上看见月亮也以为是太阳，便喘息不停，后以此比喻见到类似事物产生恐惧心理，或者不了解实际情况，单凭表面做出错误的判断。

但为什么这个深具警示意义的故事会被当作装饰纹饰呢？

北京故宫博物院老一辈研究员、资深瓷器专家杨静荣曾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，“吴牛喘月”纹只在宋金时期北方窑中出现，同期南方窑并没有发现过此纹样，其原因应该与当时北方的社会背景有关。

杨静荣调查，当时北方窑不仅烧有独特的“吴牛喘月”纹，还生产有大量刻“忍”字的日常瓷器，这些应该都是当时作为“宋遗民”底层工匠的心声。杨静荣认为，在金王朝的

统治下，工匠的地位较宋时下降很多，甚至沦为奴隶，于是工匠们就把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心情暗藏在纹饰中，“犹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吴牛，见月而喘，困苦疲惫。”

故宫博物院另一位资深古瓷器研究员王光尧也认为“吴牛喘月”纹背后有深层政治隐喻，不过他的观点与杨静荣正好相反。他认为“吴牛喘月”纹是经金朝上位者授意而出现的“宣传品”。因为除了金代瓷器以外，“吴牛喘月”纹还曾出现在金代的官铸铜镜上。

金史曾记载宋军惧怕金军，如“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”，即将宋军比喻为惊弓之鸟，听到弦响便惶恐地从空中落下。吴牛喘月与惊弓之鸟寓意类似，辛弃疾有诗云，“心似伤弓塞雁，身如喘月吴牛”。王光尧认为吴牛喘月纹是金人蔑视宋人时常用的比喻，而金朝统治者将吴牛喘月纹刻于贵重器物上，下赐给将臣，用以鼓舞士气。



韩滉《五牛图》局部。

牛，朴实无华，默默无闻，吃苦耐劳，不求回报。千百年来，中国人对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视其为忠诚的朋友。古往今来，很多画家纷纷用手画描绘自己眼中的牛、心中的牛，留下太多画牛的经典之作。

## 牛年赏牛，那些经典的“画中牛”

□于锋

### 《五牛图》知名度最高

唐代画家韩滉的《五牛图》(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)可能是古代画牛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幅。这幅长卷上，五头姿态各异的牛一字排开，各具状貌。从右至左，棕色老牛俯首吃草，神清气闲；黑白杂花牛翘首摇尾，步履稳健；深褐色老牛筋骨嶙峋，老态龙钟；健壮的黄牛缓步前行，回首而顾；最后一头黄色公牛体态丰厚，凝神若有所思。《五牛图》准确表现了牛的不同样貌、动作、神态和气质的不同，突出了牛勤劳温顺的品格，元代画家赵孟頫如此称赞：“神气磊落，稀世名笔也。”

韩滉是长安(今西安)人，曾长期在江苏任职，曾担任过苏州刺史、润州(今镇江)刺史、镇海军节度使等职务。相传，他在江南时，一次到郊外散步，看到几头耕牛在悠闲地吃草歇息，调皮的牧童在旁边玩耍。如诗如画的田园风景深深感染了韩滉，他观察各种不同的牛，反复琢磨，画出了这幅传世的《五牛图》。

韩滉的弟子戴嵩也是“画牛高手”，与擅长画马的韩幹并称“韩马戴牛”。他的《斗牛图》表现了两头蛮牛激烈争斗的紧张场面，使观者身临其境。相传戴嵩初画《斗牛图》时，将牛尾巴画得高高翘起。有牧童看出破绽，指出两牛相斗时，尾巴应夹在两腿中间。戴嵩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，进行了修改。后来，清乾隆皇帝在《斗牛图》上题诗赞曰：



戴嵩《斗牛图》。



沈周《耕牛图》。

角尖项强力相持，蹴踏腾轰各出奇。想是牧童指点后，股间微露尾垂垂。

明清时期文人画盛行，牛渐渐成为画面中的“配角”，但画坛也不乏画牛的名家。明代画家、“吴门画派”代表人物沈周《卧游图册》中的第四幅《耕牛图》，画的是雨后的郊野风景，用纷繁的笔触勾勒出被打湿的牛毛，结合题画诗“春草平坡雨迹深，徐行斜日入桃林。童儿放手无拘束，调牧于今已得心”，表现了画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。

### 画坛名家钟爱画牛

在另一幅《骑牛图》上，沈周题诗自比骑牛的老汉：

老夫自是骑牛汉，一蓑一笠清江岸。白发生来六十年，落日青山牛背看。酷怜牛背稳如车，社酒陶陶夜到家。村中无虎豚犬闹，平坳小径绕桑麻。也无汉书挂牛角，聊挂一壶村醋薄。南山白石不必歌，功名富贵如予何。

清代画家杨晋也擅画牛，他留下了很多“牧牛”题材画作，如《柳塘春牧图》《牧牛图》《柳溪放牧图》《湖庄春晚图》《溪畔牛趣图》等。他的《石谷骑牛像》画的是自己老师、著名画家王翬悠然地骑在牛背之上，并在画上录前述沈周《骑牛图》诗。传说，由于杨晋画牛画得太好了，王翬很多画作中的牛、马都是由他代笔的。另有一说，杨晋此画中，骑牛老人是沈周。

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，有一幅有趣的《对牛弹琴图》传世。画面上仅有一人、一琴、一牛而已。抚琴高士神情庄重，正襟危坐。听琴的黑牛面向高士而卧，侧耳倾听，全神贯注。石涛为何会画带有贬义的成语“对牛弹琴”，并在画上录诗四首，九百多字？有论者认为，身为“旧王孙”的石涛身处明清鼎革之际，如题画诗“世上琴声尽说假，不如此牛听得真”所说，《对牛弹琴图》反映了他难遇知音、孤独落寞的心境。

进入20世纪后，中国画坛上又出现了多位画牛的名家。其中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一生爱牛画牛，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“师牛堂”。他如此解释自己对牛的钟爱：“牛也，力大无穷，俯首孺子而不逞强。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。纯良温驯，时亦强犷，稳步向前，足不踏空，形容无华，气宇轩昂，吾崇其性，爱其形，故屡屡不厌写之。”据新华网客户端